



01019

田叔禾小集卷之九目錄

策問 二十五首

男田



策福州府懷安縣二學諸生一首

策閩候官二縣學諸生一首

策長樂連江二縣學諸生一首

策福清古田永福羅源閩清五縣學諸生

一首

策福州府儒士一首

田集九卷目錄

策興化府學諸生一首

策興化府仙遊縣平海衛三學諸生一首

策莆田縣學諸生一首

策興化府儒士一首

策泉州府晉江縣二學諸生一首

策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五縣學諸生

一首

策同安縣學諸生一首

策泉州府儒士一首

策漳州府龍谿漳浦二縣三學諸生一首  
策龍巖平和詔安三縣鎮海衛四學諸生一首

策長泰南靖漳平三縣學諸生一首

策建寧府建安甌寧建陽崇安浦城松谿政和壽寧八縣九學諸生一首

策延平府南平順昌將樂永安尤谿大田沙七縣八學諸生一首

策汀州府長汀上杭武平永定連城清流

田集九卷目錄

策寧化歸化八縣九學諸生一首

策邵武府邵武光澤逢寧泰寧四縣五學諸生一首

策福州寧德福安二縣三學諸生一首  
策候官懷安二縣學諸生五首

易問一首  
書問一首

詩問一首  
春秋問一首

禮問一首

田叔禾小集卷之九

錢塘田

汝成撰

男 藝衡 私抄

策問

策福州府懷安縣二學諸生

蓋聞善謀國者睹事於無見而弭變於未萌是以綱紀無瑕而上下並福也然非讜諤之士不敢發大難之端非兢業之君不能延卻慮之策也 皇上嗣服撫盈文緣禮秩輝輝乎太平有

田叔禾集卷九

一

象矣然猶虛衷居體惕大圖艱高拱巖廊而旁矚奧濶邇因星變批答廷臣曰卿等思忠論實以匡政體不得泛引夾持也可謂抱無疆之恤垂不諱之明者藉令一旦承聞燕錫顏色前席清問將安所劇陳乎予嘗玄覽古今躡跡成敗剔釁孽之萌始歸於七端一曰宮闈二曰權勢三曰要關四曰寵戚五曰宗藩六曰方鎮七曰朔狄七釁之作姦宄異狀國家之敗恒必由之而土崩之患不與也 皇祖稽古釐制宿弊咸

蠲禁庭邃隔不參外議故內令非覆奏不得輒  
下諸司九列平衡輻輳輪運公孤密勿論思贊  
襄不得獨座秉鈞展采錯事誓御便嬖屬之奄  
人不廁流銓不握樞軸椒房之黨肺腑之親降  
以虛銜衣食租稅而已雖賢不涉治所同姓分  
封使吏按職賦不得擅斂兵不得擅徵藩閫重  
臣沿牒遷易不得專土一不稱旨馳乘輅宣尺  
詔逮之京師生苑惟命九邊聯絡戍以嚴兵胡  
運方衰犯順輒衄所謂七疊庶幾無之頃雖有

田叔禾集卷九

二

一 二大關竊弄太阿斂穢紫極逆宗恣睢敗畧  
安忍騁不軌之謀然皆旋就掃除與疾蠹無異  
譬之大厦岼岺而一瓦忽解不足憂也昔徐樂  
有言天下之患不在瓦解而在土崩予以爲土  
崩亦非所患也夫氓隸蠢蠢孰不戀父母而憐  
丘墓者自非其君有秦政胡亥之昏賦有頭會  
箕斂之刻刑有參夷株送之慘誰肯無故騷釋  
以靳死哉夫瓦解既不足爲今上憂土崩又不  
足爲今日患然則憂患之伏將安所因乎茲欲

據政治之缺廢究國勢之底止扶大難之端畫  
卻慮之策思忠論實以副 上心將何以云喻  
也夫處有者以復隍爲戒秉哲者以豐部爲疑  
故咨商鑒夏蓋臣所以靖獻也旅議庶誇明主  
所以廣達也若夫日玩居常之安而耳便從諛  
之說雖假仁如五霸者猶或耻之而况憂勤惕  
慮者哉諸生蘊傲儻之才激昂之志乘時而思  
奮者久矣試直述所見若借箸以更僕始終予  
將采讜諤揚隱約以考他日忠良爾毋徒泛引  
夾持也

田叔禾集卷九

二

策閩候官二縣學諸生

蓋聞漢儒有言三代之政若循環忠質文以相  
救也故救文之弊莫若忠自杞祀式微而夏道  
缺其儀度器數存什一於經傳者猶可考也必  
將一一追復而後謂之忠乎抑所謂忠者出於  
儀度器數之外也周末文勝孔子傷之然未嘗  
厭文而思忠也第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先進之  
野人而已其所謂野郎忠之謂乎否也林放問

禮之本孔子曰大哉問禮奢寧儉喪易寧戚其  
所謂本即野之謂乎否也如以爲本即野野即  
忠也則本者禮之所由以立者也萬世同之安  
得有弊如以爲本非野野非忠也則去文而反  
之忠使本不存焉猶不反也而何以見忠之足  
以救文也唐虞之盛夏殷承之遞加損益至周  
大備孔子嘉樂而稱之曰文則固非夏殷之所  
能及也比其衰也禮樂崩缺上替下僭君子習  
繁縟而無情小人競錐刃而無法其儀度器數  
已非西京之典若此者猶可謂之文乎否也使  
仲尼得位行乎東周將法夏以施忠乎抑修隆  
補隙以光復西京之典也爲公羊之說者謂春  
秋黜周之文而存商之質使質可以救文則又  
何拘拘於忠也秦人蕩滅三代急功利以自便  
漢家承之一切苟簡律以先王之道已不勝其  
陋矣而謀國之士猶曰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  
之忠不知當漢時所宜損者何物也

先王仰觀俯察序兩儀而和百物阜育羣生大政弘綱粹乎無議矣其繁節縟日徃徃有踈畧未備迂闊而忤於事情者私竊疑焉夫五行之利相資而水火之用爲急先王立治水之官以四時變國火以救民疾而治水之官獨缺是以性味無聞焉後世張又新劉伯芻李秀卿次第寰中之水以羽翼茶經亦多舛謬不足以補類族辨物之典此非踈畧未備者乎壯陰脅陽電沴乃作而云藏冰可以禦雹陰陽愆伏孰居調

之而云出土牛可以送寒氣馬之蕃耗責在圉人而曰禁原蠶毋使害馬妖鳥夜作何虐於人哉而射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懸方書以覆其巢是駭怪以自眩也蠓飛蚊行無不當使得所者而焚牡鞠以殺蠹豕外此而蝎蝮蜚蠊又將何以戕之夢者魂魄之靈吉凶之兆也象事占事疇能易之而曰獻吉夢贈惡夢是教人諂也家作巫覡九黎所以亂德也而三時大儺倡以方相從以百隸一國若狂是惕民以崇鬼也君



臨臣喪以體手足宣哀痛也故曰無畏虐士而先以柩苑祓除不祥是惡而驅之也魍魅罔兩徒以名聞大明當天安能以淫苛爲祟也而鑄鼎象之俾民覲之不逢不若何其怯也此非迂闊而忤於事情者乎夫先王窮神盡物通于幽明踈畧者或有晰見也迂闊者或有精義也予第撫拾膚尾以發難引端爾二三子試條析之以觀考古之學

策福清古田永福羅源閩清縣學諸生

田叔禾集卷九

六

蓋聞喪凶事也時所罕言第予有公子之戚晨夕所抱惟此冲冲爾舍是又無可言者昔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而曾子所問喪祭獨詳焉然則凶事非儒者所宜諱也夫先王立四殤之名以慈短折而棺槨之制功總之差遣車之數各有限制夫禮緣情而立者離裏屬毛何間長幼而隆殺區別其故何哉子生三月而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哭夫悲情所鍾於幼特甚未名而不哭何以慰其心也無服之殤以日易月

或言哭之日準其生之月或言周親之服以日準月二說將安所從乎傳言男子十六而成人在禮十九猶在長殤之列是生死異稱也男子十五而冠女子笄皆不得爲殤則中殤長殤又何必以年爲限也殤祭必厭明未成也而曰有陽厭有陰厭庶子不祭殤明有宗也而曰有陽童有陰童殤無爲人父之道故爲殤後者以本親之服服之而又曰子不殤夫妻不殤夫此何解也殤服之麻散垂或澡麻不絕本誦反以報

之下殤葬於圜舁機而往或棺斂於宮中以靈輻載執干戈以衛社稷可勿殤矣九齡而與於玄理設欲緣此勿殤可乎哭子而盲可謂不達喪愛子而弗戚云與無子同謂之明理乎否也此皆予衷所展轉者聊於二三子詢之以考禮析義且以廣予心焉

策福州府儒士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所謂異端不知何所指也考其時惟老子爲近孔子從而問禮焉

且曰老子其猶龍乎夫不惟不之攻又從而讚美之此何解也孔子沒而微言絕楊朱墨翟亂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出稍晚與其徒爲敵辭而攻之其害乃息然楊朱之學原于老子孟子既攻楊朱又不追討其所自出以劉禍本此又何解也當其時有莊子者竊老子而縱橫之破壞尋常益無忌憚與孟子南北不相及故不相攻而老子之學因以大熾漢晉之間儒者緣此以釋經君相資之以立政浸淫乎

田叔禾集卷九

八

淪浹肌髓矣未幾有佛氏者自西方來又以其說亂天下遂與老氏爭角雄長天下之言不歸老則歸佛韓退之誦法孟子犯衆怒而攻之帖危靡悔可謂得趣向敢往者矣夫以老子之學槌提仁義棄茂禮樂明爲異端無疑然孔子恕之于前而韓子攻之于後何其見之不侔如此也宋時孔孟之道著而老佛衰然元德鉅儒守遺經以待後學猶諄諄焉危言垂警曰昔之害人也乘其愚昧今之害人也乘其高明迺今繼

黃之流曳籍玄梵者莫究宗旨徒以禍福輪迴  
營惑黔首而清淨空虛谷神遣累雖吾儒之賢  
者亦罕窺之然則所謂乘其高明者與宋頓異  
而世之包藏詐譖踰越法檢浮湛勢利彫斷風  
俗者往往藉託孔孟修辭澤貌厚衷朋援以爲  
名高蒙世姍笑夷之顧不得與老佛等然則昔  
之害人也以異端今之害人也以吾黨異端易  
斥而吾黨難攻何世變不同若此也雖然使民  
崇信鬼神以徼福禳禍三代明王之教亦有之  
今皆缺畧故老佛之徒得以譎張其說以鼓動  
蠢蒙者乘此區區爾即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  
居亦無難事然必先有以慰易斯民徼福禳禍  
之心使之有恃於此而無藉於彼然後老佛之  
說不能行也將何所修復而後可乎

策興化府學諸生

蓋聞禮者國之幹也敬者禮之與也國非禮不  
立禮非敬不行而簡者敬之反也仲弓曰居敬  
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

太簡乎然則簡雖反敬而寔所以資乎敬也夫  
敬者不可須臾離者也居敬而行敬固不美乎  
而聖人何取於簡也居簡行簡者仲雍是已仲  
雍之治吳也因俗而治祝髮文身裸以爲飾故  
其民悍而無禮終春秋之世以夷狄擯之不使  
與諸姬齒居敬行敬者伯禽是已伯禽之治魯  
也變其俗革其禮三年而報政故其民合族尚  
賢祖本仁義而周公惜之曰魯後世北面於齊  
矣居敬行簡者太公望是已太公望之治齊也

田叔禾集卷九

十

因其俗殺其禮三月而報政故其民競嗜功利  
誇詐相高闕畧於先王之典孔子鄙之曰齊必  
一變而後可至魯也夫居敬行敬者不亦純於  
禮乎而周公不滿於魯居敬行簡者可謂達于  
政矣而孔子不滿於齊然則必將何道以通之  
而後爲盛美也

策興化府僊遊縣平海衛三學諸生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夫狂者  
多負俗之累狷者無適世之才而孔子取之者

何也。廼今狂狷而成章者亦鮮矣。秦漢之士以任俠顯者率仗信義抱慷慨然諾必踐捐蔑軀貲以贖人急吾愛之敬之謂如干將鏌邪緩急可倚也。東漢之士以介節著者率重廉耻滌澠浚振絮履高么麼辟易吾愛之敬之謂如鳳翥鴻軒不可侶也。宋巴來士之以道學名者率羨墻唐虞步趨孔孟陳仁義之弘經究性命之奧旨修辭砥行矚然不污吾愛之敬之謂如黃鍾大呂屏遏哇咬不厭其爲聽也。然任俠之士信

豪舉矣。奸者爲之則又借客探丸武斷觸法往往駢族而三夷介節之士信卓行矣。矯者爲之則又厚哀徒黨激論無當劇切時事遂淪衣冠之禍二者雖其行槩不同皆不可以爲訓也。惟道學之士吾甘心焉。長跼執鞭然迂者爲之則泥而無用詐者爲之則貌而不情此非道學之罪也。學不學而道不道者之罪也。而儇佻者執一以訾百槩以相嘲以爲顧不若任俠之慷慨介節之高絮也。吾憤焉傷焉欲戶喻之而不可

嗚呼自修者止謗之寶也無辯者息爭之機也  
吾惟夙夜飭躬之不暇而暇于尤人哉假令大  
君子作舉一世之士而甄陶之裁任俠之奸規  
介節之矯不識可比于古之狂狷乎否也迂者  
達其材詐者覈其實不識可比于古之中行乎  
否也而其取人之鑒作人之方又不識以何者  
爲本始也

策蒲田縣學諸生

天下之事處常易而處變難矧于人倫變故之

間恩牽禮制非義精無以權輕重之宜非仁熟  
無以得存亡之正吾姑揚榘數事與諸子商之  
鄭厲公惡祭仲而使其壻雍糾刺之雍姬知而  
不以告是忍父也告之是賣夫也荆平王患伍  
員而囚其父員歸與父兄驕死無益不歸是忍  
父也衛宣公使伋于齊伏盜要之壽竊旌以代  
死伋傷其弟爲己死也扶其屍而自刎伋之死  
適以重累其親不死則忤親歸必死亡之是我  
害第痛無已也石奢相楚行部道有殺人者乃

其父也縱而自繫請死君命無死從君則無以立位令國人棄位而逃則父罪不宥也吳公子光弑王僚而讓季子季子受之是與篡也不受而討之是骨肉互戕社稷無主也不討是樹賊也晉獻公託荀息以奚齊曰吾恃子以瞋目也荀息以死輔之不正不死是食言也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致死是背師也抽矢扣輪棄矢而反是棄君命也叔魚鬻獄敝罪邢侯邢侯殺之假令邢侯以君命免叔向

田叔禾集卷九

十三

報之是讐君也不報是違不反兵也瞽瞍殺人黔首騷動假令舜未及逆而臯陶執之舜格臯陶是讐法也聽之是違不共天也文王囚于姜里閔天以尤物啗紂而出之文王知而弗禁是圖倖免也既出乃知之不以舉是縱其臣以讎君也哀姜與弑見討于齊以其喪歸僖公受而葬之是以絕婦婿父也拒之是讐母也忠王恚首止之盟誘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從之則棄信不從是逆天王也鄧攸逃亂挈其子與其第



之子勢不兩全棄子是割恩也棄其弟之子是絕第也之數事者欲一以身處其地而決其宜俾不殘吾仁而爽吾義何如而可試條析之以觀諸子用心之所極

策興化府儒士

予嘗聞先生長者談閩中理學之盛也蓋自朱子倡之而英賢輻輳關洛之傳恢乎復振迄於昭代猶有餘風正德已前士皆遵程朱而談性命鑽研微眇闡然日章迺今詞華盛而理學衰

田叔禾集卷九

十四

摠中之童咸習班馬窺竊瓊尾塗澤爲妖崇議閎綱不復根極求秦漢影響既不可得併與誦法程朱者而失之嗚呼何先進後進之殊軌也談者以爲作人者敢尚本寔銷浮靡流浪之風非倡程朱以黜班馬不可爲訓也予以爲班馬亦何害於程朱哉第人不善用之耳使以程朱之學而擣爲班馬之文顧不偉與而談者以爲文雄則理必不密理泥則文必不雄難以兼得予大以爲不然夫孟子七篇非理學之宗乎而

其文固班馬之所褰跣而馳逐者也第班馬之理所以不及程朱而程朱之文所以不類班馬與夫孟子之所以兼而能之者固自有說也試測予心或有犁然啓我者

策泉州府晉江縣二學諸生

自古當中國全盛之時而伸威四裔者信莫若漢武帝唐太宗矣漢初冒頓壯強嫚辱國主而不能報白羊樓煩之地盡爲虜庭去長安纔七百里爾武帝抗稜遠斥浮西河絕大幕蹂月氏

田叔禾集卷九

十五

封狼居胥禪烏姑衍以臨翰海奪陰山千里何其盛也然師未釋橐而匈奴輒報士馬物故亦畧相當迨乎神爵甘露之間單于內亂然後稽顙闕庭解辮授服是孝武夢寐希之而不可致者孝宣垂拱受之矣唐初突厥僕僕與中國抗衡尋恃翼日之功悍凌無忌太宗智武自將輔以英衛擒頡利滅延陀裂波斯經畧萬五千里爲八十八州計其道里之中立都護府以爲管轄何其盛也然高麗叢爾之都不足以當中國

之一郡三駕而不服迨乎總章之初偏師東搗而玄菟樂浪之境悉屬版圖是太宗夢寐希之而不可得者高宗一指顧而取之矣是豈武帝太宗之烈不能躬親樹立而猶藉後世以相成哉良以內治修舉則不假兵革之威而敵國崩離正可乘之隙也乃者安南之亂莫氏弑其主而奪之位臣民弗輯欸塞求封因而討之可比總章之績貸而受之不失爲神爵甘露之名而深謀遠慮之臣云皆不可豈以我之內治有未

修乎抑今日之事比之漢唐非偶也茲欲爲至當歸一之論龍臺夷情崇國體復寰宇景員之缺不貽黎庶塗炭之憂何策而可

策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縣學諸生

孟子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固國不以山谿興王無藉兵革也然儒者玄覽紀籍卧涉方輿圖險易於目前計成敗於事外交能襲德義之眇緒忽豪傑之沉謀哉是故談形勝於西北者以秦隴爲雄談形勝於西南者以

巴蜀爲塞蓋秦隴黃河上游也得之而下臨趙代則韓魏齊魯之墟皆可睥睨凌之矣巴蜀長江上游也得之而下臨吳楚則百粵之地五嶺重溟皆可控引制之矣是二域者草昧豪傑之所必爭也兼而有者王備而據之伯而已故嬴秦起犬丘剪鷄首吞魚鳧資沃野之利益已富饒用能叱咤山東六雄仰關而自廢炎劉起南鄭襲三秦揮策而東捐河北以屬韓信賦秦蜀兵粟輸之滎陽京索間再劍不憊建元已後三

巴洞開叩笮馱冉張置官吏因犍爲以發夜卽下犂犂會番禺爲制粵奇道鬱林象郡日南九真之裔無復藩籬豈非兼而有之者明效然哉劉先主跨有荆益輔以孔明同獎王室不可謂非其人也然百二之勢未完故出師祁山翱翔而不進符堅局殺函弁涼代控弦八十七萬彈壓江淮不可謂不得地也然江陵以西爲晉所扼則進無援而退無寄淝陽一敗折北不支然則有秦隴而不得巴蜀難以圖南中有巴蜀而

不得秦隴圖北亦未易也明興 皇祖起淮澨  
以拯水火渡江而南畧地自廣先取楚次取吳  
弁齊取魯削平閩粵宇內畧定然後北臨燕薊  
羶裘遁亡繼以偏師拓潼關排劔閣杭昆明墮  
鄱闡四裔會同其向導所經與秦漢迥異初不  
事秦蜀之資者豈眇二域而不圖與抑固有他  
急也夫順天者全昌應人者多助山谿之險兵  
革之利固非所先矣然竊聞之圖秦者以入關  
爲約代隋者以趣西爲計蓋勝國之都興王之

所首舉也元政不綱上昏下墨螫毒橫施紅巾  
一呼而寰海糜沸三秦兩河重兵烏集草竊焱  
起南面而稱孤者六七輩其土崩之勢與秦隋  
無異也 皇祖不圖薊北而先滌江南又與漢  
唐興王之計不類當是時雖賢豪景從而宸斷  
天啓其經畧之弘才沉確之睿慮各有機宜非  
漫舉也思得魁梧慷慨之士與之馳騁今古圖  
畫垓埏揣測英雄籌量興廢自羸秦以迄昭代  
如身觀而口宣之亦快事矣諸生亦嘗有意於

斯乎試援筆陳之以代抵掌吾將擇其可者而面稽焉

策同安縣學諸生

昔人有言孟子荀卿皆學孔子以明道者也然孔子主常而二子主變孟子變而極于正荀子變而流于邪信斯言也則荀卿非孟子等矣然司馬君實爾雅君子也猶有疑孟之作韓退之庶幾明道者謂荀子曰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又曰孟子醇乎醇荀與楊也大醇而小疵夫數子稱述不同皆非蹈襲試撮常變之指析醇疵之歸以定異同之辯

策泉州府儒士

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也雖然誠以將之則稱君者歆廣而寓之規稱已者引慝以斬其感其事不同而其靖效之心一也佞以將之則稱君者溢美以獻諛稱已者合污以分謗其事不同而其滯比之心一也夫獻諛之臣不足齒矣合污者曲躬以自便而駕其名曰吾

將以分謗也是誠何心哉故齊侯多內嬖而管仲納三歸之勝宋公好興作而子罕請司空之官雖有輔佐之功亦未矣若夫仲虺釋湯德終有愧奚斯頌曾伐匪其功不幾於溢美者乎而聖人錄之詩書何也茲欲舉先民之善稱君而過稱已誠而不佞者以爲儀極焉可試言之

策漳州府龍谿漳浦二縣三學諸生

進賢貴先而不可不慎也退不肖貴決而不可不審也故四岳師錫以舉舜堯曰予旣已知之

田叔禾集卷九

二十

矣猶歷試諸艱而後用四岳薦鯀而堯曰咈哉予旣已知之矣九載弗績而黜幽之典方加焉聖人之慎以審也如是然傳說胥靡之賤役爾高宗以夢寐恍惚索而得之即曰此吾舟楫鹽梅之托也少正卯魯之貴介聞人也孔子攝相七日而誅之夫以傳說之賢不加虞舜少正卯之惡不過伯鯨而高宗孔子如此其汲汲何也

策龍巖平和詔安三縣鎮海衛學諸生

傳曰守道不如守官而柳子厚非之曰官與道

俱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也然季路  
死轍召忽死糾不可謂之不守官也而君子議  
其不衷則幾於失道高柴道管仲請囚以言乎  
得道則近矣然食焉不踐其難未免於失官他  
如荀息仇牧守官以殉主忠也晏嬰蘧伯玉守  
道以保身智也忠智不可兼得然則官與道固  
可離而二之者與抑叛官而得道亦無害與

策長泰南靖漳平三縣學諸生

漢之善用兵者莫若韓信諸葛孔明矣信也連

田叔禾集卷九

二五

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而武侯以全蜀輔帝  
曹窺吳張魏比比擅蹇何其利鈍之懸絕也或  
言淮陰之兵尚奇而武侯之兵持正然則正之  
迂踈固不若奇之給捷乎孔子曰我戰則克祭  
則受福又曰吾與行師者好謀而成者也夫好  
謀而成戰必克矣其所謂謀於奇正又安所與  
也

策建寧府建安甌寧建陽崇安浦城松谿  
政和壽寧八縣九學諸生



昔者商有天下三十世賢聖之君六七作周有天下三十七世中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聖賢之君多宜其施澤於民久而社稷靈長也然商之歷數短於周西漢有天下十二世稱賢君者六東漢有天下十一世雖有賢君而列於七制者寡矣其季也王莽以穿窬之器振落而取之董卓曹操以蓋世奸雄百戰艱闔而不得此其故何也或言商之立國強而周之立國弱強者易折而弱者綿也所謂強弱授之政事何以見之

田叔禾集卷九

二三

或言西漢之亡始於張禹東漢之亡始於胡廣二臣亦負時名明經術非助虐如飛廉尹氏者而以亡國之罪當之此其故又何也可詳辯之策延平府南平順昌將樂永安尤谿大田

沙七縣八學諸生

予嘗羨嘆於漢文帝露臺計百金後宮衣不曳地卽官上書未嘗不止輦受也夫崇儉達聰王者盛節而帝能兼之嗚呼休哉昔人有言人君拒諫之偏有二一曰愛名二曰迷復而人臣進

諫之難有三一曰疏二曰遠三曰驟夫愛名必飾闕而驟諫者多訐詞以飾闕之主而觸訐詞之臣如之何不齟齬也人君侈用之偏有二一曰尚大二曰濫恩而人臣理財之弊有二一曰陽耗二曰陰耗夫尚大者寡卻慮而陰耗者多佞說以寡慮之主而惑佞說之臣如之何不槁竭也夫拒諫則士諂士諂則內宄作矣侈用則民傷民傷則外侮至矣此則漢唐之敗軌往往有之惜其時莫從而後悔無及也嗚呼有縱君

而無弼士有疲民而無閔吏豈非積卉厝火而寢以爲安哉吾將求庶幾焉夫古今論進諫者率左直而右諷理財者率重農而培商使諫必諷而後入也是犯顏之士微而將順偶禽息朱雲不復見矣使財必培商而後聚也則山海之利塞而五穀底滯商賈不行孔僅劉晏之才無所展矣茲欲折衷于斯以爲匡主裕國之準將安從乎

策汀州府長汀上杭武平永定連城清流

寧化歸化八縣九學諸生

知人審樂哲聖難之故以仲尼之明也而貌失於子羽言失於宰予然齊桓識甯戚於飯牛晉文拔冀缺於馮耨終身行槩不爽於邂逅之間又何易也以仲尼之聰也而聞韶三月乃通學琴十日不進然鍾期改聽於水思伯喈反軫於殺聲觸挽所經而底裏畢測又何易也請原其故以解所疑

策邵武府邵武光澤建寧泰寧縣學諸生

田叔禾集卷九

二十四

予端居苦燠有感於古者大雩之禮夫雩者使司巫率諸巫而舞歌哭駢作其狎侮之狀委巷羞之而能以此格穹顛致靈液以救元元此何理也焚炷暴巫自古有之而閉陽縱陰之術載之春秋繁露者可考也雖經典所不語而作始之人要非無驗夫上帝聰明仁覆閔下有冥宰焉何故使人以邪術撓權也或曰雩之言吁也女巫吁嗟以致祭也或曰雩之言迂也迂遠其詞以祈雨也是果得於制名之義乎否也傳

曰龍見而雩而春秋書雩二十有一皆在七月  
已後將以爲過時而書以示譏也則雩非無故  
而舉者即使秋旱而雩亦不爲失何譏之足云  
若以爲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則當其時而雩  
亦常祀爾春秋之法雖郊禘無故亦不書何于  
雩之屢書也自漢儒推洪範以談災異往往證  
應劉氏以爲知罪不誅其罰恒燠治宮室崇臺  
榭其罰恒暘京氏以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  
陽其旱萬物根死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  
枯嗚呼其然豈其然乎吾益重有感矣試推其  
原於洪範五事之義何所當也

策福寧州寧德福安二縣三學諸生

蓋聞言必有德而後粹學必有年而後成是以  
古重醇儒禮推宿彥矢詞可以經世富業足以  
儀人若伏生九十餘矣口占尚書公孫弘牧豕  
海濱四十乃學左氏董生習孔門之流議啓漢  
鴻宗韓退之好孟氏之法言爲唐巨擘豈非言  
以德粹學以年成之槩驗也雖然董韓二子特

得道之緒餘以自修束爾猶表特若是况碩德而篤行者乎是以古者論秀興賢具訓亦兼校藝服官尚齒敷奏必先考言兩漢以前猶存此意左雄奏孝廉以四十爲斷諸生試章句文吏試奏牘夫孝廉德也四十爲斷年也章句奏牘言也一法之行三物咸備當年興舉號稱得人范史稱之以爲漢祚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者皆其力也隋唐而下乃科進士非博學宏詞者鮮得入格故語云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夫五

十得之猶以爲少學必待年益可見矣迺今取士率以文詞不興孝不察廉發解不以年限是以裘冠縫掖者或鼓流浪之風垂髻佩觿者亦叅登計之駕予嘗嘆息於此故閱士之日稍稍體法前修崇獎德行優假強艾柰何以道學升聞者臨文或至曳白以耆舊厠籍者射策不免面墻何古人言以德粹而今者德不足以摛詞古人學以年成而今者年反以落殖求其故而不得試爲我籌之

策候官懷安二縣學諸生

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  
曰義乃今章縫之子持古牒以游言曰仁者散  
財以得民又曰藏富于民嗟乎散財藏富之說  
可施于國家全盛之時難以責之彫弊之代也  
今天下之財幾乎竭矣而經費之需不可免  
九廟罹災不得不建漕渠漉涸不得不疏胡虜  
內侵邊備狼籍不得不整畿甸無年餓殍塞路  
不得不賑此皆章章大者上下倉皇計無所出

田叔禾集卷九

二七

訊之經生猶泥散藏之說督之法吏或倡加賦  
之謀二者皆不足以爲理夫財非天降也非地  
湧也非神運鬼輸而黃冶白汞之所融結也今  
之帑藏虛矣閭閻杼柚十室九空矣而費有燃  
眉之急獨將柰之何哉昔人有言皇皇求仁義  
惟恐不足者明王之德也皇皇求財利惟恐不  
足者細民之術也以明王而下從細民之術誠  
不可矣然則國用之乏何以圖之就易學以求  
理財則何卦最切何辭最要紆公私之急解膏

肝之憂而不悖于仁義之道何修而可

書曰臨下以簡馭衆以寬寬簡帝王之盛德也當舜之世治曆授時封山濬川命相咨牧日不暇給安在其爲簡明五刑誅四凶而不貸也安在其爲寬然則所謂寬者簡者何以見之後世若漢高祖之豁達大度可謂寬乎文帝之謙讓未遑可謂簡乎宣帝之綜核明帝之苛察德宗之猜忌神宗之紛更則弁寬與簡而兩失之其治亂之肯綮有可舉者矣夫天下之患莫大于

百川集卷九

二八

離心而解體也離心解體之患皆自隘刻之主

招之人君以宇宙爲量日月爲明陰陽以爲操縱苟以隘刻持之則情之所鍾不能無僻喜一人焉雖短猶護也憎一人焉雖善猶沒也疑一人焉雖賢猶棄也聞一過焉雖當猶怒也則天下誰不離心而解體者昔漢皇封雍齒而偶語意晉文公赦賔須臾而反側安彼以伯者之術猶能動人如是况乎以純王之心釋小憾而普大恩者乎麥丘之祝有之寧使群臣百姓得罪

于主君無使主君得罪于群臣百姓予嘗有味  
于斯言久矣其爲我闡寬簡之道以附于麥丘  
之祝可乎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誠哉是言也夫始終  
一致者堯舜文王之至德也無初有終者太甲  
成王之所以中興也嗣是而下雖以宣王之賢  
猶不能無怠於晚節故有庭燎之詩衛武公老  
矣而抑初筵之戒猶諄諄焉有終之難如是若  
唐明皇則開元天寶之政判乎黑白遂至播遷

亦可哀矣是以伊傳周召所以匡弼其君者懇  
懇以慎始保終爲言與小忠訪落諸詩相表裏  
而意各有在予其爲我舉之詩傳有言明王有  
三懼矣處高位而恐不聞過得志而恐驕聞至  
道而恐不能行然則明王之心固夙夜兢兢如  
此乎後世若魏徵十漸之疏司馬光五微之規  
劇切君心庶乎剴直其目可得聞與夫官怠于  
宦成病加于小愈孝衰于妻子禍生于不知足  
治隳於小康此古今恒態也茲欲演三懼之旨



放五微十漸之獻以爲今日令終之圖何事爲  
要

予嘗讀春秋傳晏子適臺之對和同之分而深  
羨其有合于仲尼也仲尼有言君子和而不同  
群而不黨矜而不爭故和而群則協恭以輔治  
同而黨則比周以害公善爲和若禹臯陶稷契  
周召是已善爲同若共工驩兜飛廉惡來是已  
其在春秋時若柳下惠蘧伯玉晏平仲子產季  
札趙衰隨會善爲和若費無極梁丘據祝鮀彌

田叔禾集卷九

三十

子瑕盧蒲癸儀行父善爲同若仇牧鮑焦介之  
推洩冶泄柳顏闔雖矯節非世而不失爲矜若  
管夷吾迂其身以從君子邪將以展其大作亦  
同之屬而已後世和同之辨不明而朋黨之名  
起禁錮縉紳無異罟獲今天下士風亦稍靡矣  
以爲和而群耶則並列巖廊互相攻擊殊失協  
恭之義以爲同而黨耶則又好訐陰私以賈名  
微利大傷渾厚之風在上者恒以黨護忌其臣  
而在下者亦每每自稱孤危以媚其主嗚呼黨

護固非忠臣而孤危亦豈盛世之美事也夫邪正之跡易辨而誠僞之情難分秉衡鑒者何以辨之而不失也

王制有言執左道以亂政殺當周之時所謂左道者何物也羽流起于秦漢之間祖本黃老佛法自東漢入中國而大熾于梁唐皆非成周所有無乃祝史巫覡之流乎而先王之制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宗祝在廟前巫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祭有祈禳則左道又所不禁然則所謂

田叔禾集卷九

三

左道者何物也夫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善有祥惡有殃壽夭有常豈祈禳之所能移哉而先王設官以司之且令多言以致告故祝鮀之佞可以治宗廟而易曰用史巫紛若則神固可以左道干之矣而欲其不惑衆亂政不亦迂哉夫有左道必有右道所謂右道者又何物也傳曰王者稽古右文無乃是之謂乎而文有幾有禮有樂有典籍有薦紳之彥近世皆謂之文若此者可以謂之右道乎否也

田叔禾小集卷之十目錄

男田 藝蘅 私識

策問 十八首

策會舉諸生五首

易問 書問 詩問 春秋問 禮問

策福州府學諸生五首

易問 書問 詩問 春秋問 禮問

策閩縣學諸生五首

易問 書問 詩問 春秋問 禮問

田集十卷目錄

策會舉儒士一首

策讀禮諸生一首

策浙江癸卯科第三場應試諸生一首公代

外簾某縣知縣某人作凡三首  
今鄉試錄刻一首

經議 八首

詩序 甲戌巳丑

日有食之 請討陳恒

放鄭聲 子見南子

定于 焚廩浚井

田叔禾小集卷之十

錢塘田 汝成 撰

男 藝衡 私抄

策問 經議

策會舉諸生

易者理數之書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學者沿數以求理言理而不及數則淪於玄虛於是乎有住內住外就能就所之談言數而不及理則流於讖緯於是乎有六日七分納甲飛伏之論何

田叔禾集卷十

一

其悖也夫理莫奧於乾坤數莫變於九六自乾坤論之易簡者乾坤之德也而或言乾亦有簡坤亦有易知險知阻者乾坤之才也而或言險難之大阻難之小或以克己復禮進德修業屬之乾或以主敬行恕直內方外屬之坤或言乾道大通故不言凶然六爻之辭悔惕居半安在其爲大通也或言坤之德減於乾之半迺今四德俱全其所減者何物也乾象爲馬取其健也何屯無乾而象亦及馬坤象爲牛取其順也何

離無坤而象亦及牛於復而聖人之情欣欣焉  
惟恐陽之不长也入於乾則喜當益暢而首曰  
潛龍勿用何其戚也於姤而聖人之情惴惴焉  
惟恐其陰之長也極於坤則戒當益嚴而曰龍  
戰于野其血玄黃何其並稱而少裁抑也此皆  
理之要眇難測者也以九六論之或言九者陽  
之極六者陰之中陰不可過中故數極於六或  
言乾體三畫坤體六畫陽得兼陰故數通而九  
或言陽本參天合一三五為九陰本兩地合二

四為六或言陽動而盈以進為文故極於九陰  
靜而斂以反為文故極於六六入者水木之成  
數也七九者火金之成數也而何以言八退用  
六七進用九陽一畫而中實參之為三三三則  
九矣陰一畫而中虛兩之為二二三兩則六矣然  
二參一兩陽多而何以為八二兩一參陰多而  
何以為七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  
十有四者老陽老陰之積也使六畫皆少則厥  
數何當兌離震巽坎艮者少陽少陰之象也而

何以言九六有象七八無象此皆數之變動難稽者也夫乾坤者易之蘊也乾坤之理明則諸卦可玩矣九六者易之用也九六之數晰則大衍可舉矣學易者爲我陳之

三王之功莫過於禹而禹貢一篇則禹功之實錄也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而書稱作兗州十有三載乃同說者以爲禹治水直三載爾弁鯀九載而數之爲十二又一年而兗州平也則八年於外之說將無當乎書曰娶

田叔禾集卷十

三

於塗山辛壬癸甲說者以爲輟事行昏三宿而去當是時伯鯀新殛哀憤莫甚焉輟事而昏何忍也環四海以立九州疆界之截宜稍同也然濟河淮岱不能千里荆河海岱不及千五百里而壽春之淮潮陽之海相去六千里龍門之黃河燉煌之黑水亦四千里何宰割之殊也準帝都而奠五服輪廣縱橫可謂方矣然自平陽而南距衡陽三千里又南爲蒼梧之野雖荒斥難稽而舜嘗巡之矣自平陽而北不盈千里已

爲戎狄何侯綏要荒之可判也賦因田定也而  
荆之賦高田五等雍之田高賦亦五等貢以土  
均也而堯青之貢皆寡荆揚之貢獨多何徵輸  
軒輕之懸絕也至於篇中叙事或曰載或曰修  
或曰畧紀行或曰浮或曰達或曰沿或曰亂賦  
或曰貞貢或曰錫或先賦而後田或先錯而後  
等此皆深意攸存不可不講也或言治水之序  
始於北而終於西順五行之序或言導濬之術  
得之金簡玉字之書或言導山者界以三條支  
以四列或言濬川者味以別之脉以索之此皆  
雜出傳記互有發明者不可不辯也學書者爲  
我陳之

司馬遷言古詩三千篇孔子刪之取其合於義  
理者二百五篇皆絃歌之以合韶武之音信斯  
言也是十分而去其九也夫詩之可刪孰過淫  
亂而鄭衛猶存其所刪又何等篇什也孔子曰  
放鄭聲鄭聲淫夫旣欲放之矣而又存之又絃  
歌之於義理何所合也如以爲詩未嘗刪也則

逸詩之見於經傳者甚夥且列國之君有曠十數世而僅存一詩者如以爲鄭衛不可絃歌也則季札觀魯韓起聘鄭於褰裳諸詠皆無譏焉則當時亦未嘗以爲諱也然則孔子實刪詩而存鄭衛矣第往往即逸詩而繹索刪旨竟不可得如巧笑可以崇質唐棣可以求仁翹車可以責善清河可以謀國管蒯可以存故涓泉可以防微如此等作韻不優於衆間濮上之音乎而孔子去此而存彼何也然此猶寂寥簡短柄旨無稽者若夫采齊行度也狸首射節也新宮下管也九夏金奏大樂也驪駒餞歌也支武王克商以立監也祈招祭公謀父以畜穆王也此其篇名詳具經傳至今可考而孔子亦刪之何也學詩者爲我陳之

孔子因魯史以作春秋而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然則二伯之事專經者所宜詳考也夫伯者假仁以濟私皆三王之罪人也苟其功可以扶宗周攘荆楚安諸小弱則亦已矣而古



今論者皆右桓而左文何也夫桓公之攘楚也始自比杏經營養晦者二十五年而後有召陵之役文公以亡人復國僅四年爾一駕而宣城濮之功桓公之先楚雖猾夏猶未敢偃然與中國抗也晉伯未興楚橫大作戰于泓而中國之師莫敢敵也執盟主而中國諸侯莫敢與爭也晉文摧之爲力尤艱召陵旣盟楚雖稍戢而滅弦滅黃圍許伐徐殆無寧歲城濮之役楚不經見者七年雖徐許小國亦無楚患桓公之會諸侯也修好聘問屢盟屢會者三十年而後有葵丘之會晉文則盟會侵伐皆以一年之內舉之桓公之盛從者十有四國然會甄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再會諸侯而小大莫敢不至然則晉文之功固非桓匹也而論者皆右桓而左文何也且以首止之盟僅能保王儲以不易爾而春秋嘉之叔帶之難天王出居文公納之不可謂無功也而春秋削而不錄何沒善而責之深也桓公攘楚數及苞茅可謂能

舉罪矣然荆人僭王而齊不敢詰何舍大而圖細也孔子曰桓公正而不譎文公譎而不正此二伯斷案也夫以桓公之才輔以管仲作內令以寄軍政興鹽筴以富國厚聘幣以號召遊士捐珍瑋以熒惑諸侯及棠潛於魯及臺原漆里於衛及柴夫狗吠於燕皆有陰謀至于滅遂降鄆貪婪見矣遇穀盟扈檢防肆矣凡所經畫皆秘計爾安在其爲正也以文公之才輔以狐偃叅以趙衰獎舊族禮賓旅舉善援能任功賦職棄責薄斂救乏振滯政平民阜而又納王以義伐原以信大蒐以禮凡所經畫庶幾近道安在其爲譎也自孔子有正譎之評而後之儒者比比倣擬或言桓公直而不婉文公婉而不直或言桓公舉而不密文公密而不舉或言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或言桓公失之乎閨內得之乎本朝文公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凡此數議於二伯之事未必無所當也學春秋者爲我陳之

八蜡通於天子而五祀逮於大夫周制歲終舉之以索神勞農之典也然其名物不同而義意未妥徃徃疑焉夫五祀見於月令者可考也或廢行而舉井或廢戶竈而舉厲命或以爲五人帝或以爲五天帝或言竈者老婦之祭也而或以祀祝融或言行者以棘柏爲主而或以主共工之子五祀之祭各有所先或言順五行之叙或言依五臟之位八蜡見於郊特牲者可考也或分貓虎而去昆蟲或數昆蟲而合貓虎或舉百種而摠禽獸或曰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或曰蜡者臘之別名或言王者各以其行之盛爲蜡以其衰爲臘或言蜡用六奏之樂致象物或言蜡者籥豳頌擊土鼓此皆名物之不同者也夫禮達分定故上下不渝也禮云庶人或立戶或立竈何決擇之自任也祭必有尸取其類也故戶以闔人竈以膳夫然則貓虎昆蟲將安尸乎六畜不相爲用所以體有生也羅禽獸以祭貓虎謂之相用乎否也索神勞農王者主之故

得黜方神之不職者而黃衣草笠者戲若狂何  
雅俗之淆溷也此皆義意之未妥者也學禮者  
爲我陳之

策福州府學諸生

龜爲卜著爲筮卜筮者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  
神決嫌疑定猶與也傳曰龜象也著數也物生  
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故占法之  
起龜爲先又曰大事則卜小事則筮故開國承  
家居蔡以守龜從筮逆作內猶亨又曰易不可

以占險故南蒯得坤不救其敗穆姜得隨祗速  
其亡然自今觀之畫卦於羲皇而炎帝軒轅  
遞相澆演其來尚矣故卜之說至虞廷而始聞  
焉何以見龜卜之在先也建侯行師享帝立廟  
皆經國之典事孰有大於此者而易皆備之若  
曰小事乃筮則卜之所占寧復有加於此者乎  
伏莽負塗褫帶剝廬折肱反目與尸覆餗入於  
幽谷百殃悉矣使行險者一一得此顛不足以  
惕其志而弭其兇哉而云不可以占險則所以

爲君子謀者卽微辭感動亦可已又何用爲此廩廩也

九疇之數初一曰五行學洪範者所宜先究也自騶衍倡爲生剋之說而京劉之徒遁相祖述九疇大亂近世鉅儒有作論以闢其謬者其指可得聞與天地之間惟陰陽二氣爾日爲陽宗取火於日月爲陰宗取水於月無乃水火之所由始乎而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然則日月之生固有先後且必水火具而後日月乃生耶火

田叔禾集卷十

十一

非附麗無以爲明鴻濛之先土融而未結木鬱而未條若曰地二生火則火將安寄乎禹竊息壤以堙洪流此土剋水之徵也然六經不載其誕可知迺今江淮河漢渤澥之間水土相守以永世安在其爲土剋水也金鎔鍛而成者也非若水火木土所自產者也混沌之世安得有金而曰金生水則必曰天一生金而後可土者吐也萬物所自出也故曰百穀草木麗乎土若曰木剋土水生木則木者土之讐也水者木之母

也竭滋膏以奉養其讐無乃逆理試使水離土而樹之水能有生乎至於牽五事以配五行尤爲無見夫一曰貌五曰思以貌配木則五行何不首之以木以思配水則五事何不首之以思思者視聽言貌之本也猶土者水火金木之宅也若曰火生土土生金則將曰聽生思思生視乎凡此生剋之理皆不可曉而堪輿星命之家化爲納音飛伏之說五行愈亂諸生必有深明洪範之學者試爲我決之

孔子有言吾於周南召南而見周之所以盛也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者季札之聽二南也曰美哉始基之矣勤而不怨司馬遷亦曰國風好色而不淫今二南之詩具在覽其辭多閨帷衽席之談離合悲歡之思所謂勤而不怨者何所指乎白茅純束之誘鼠牙雀角之爭挑闢不羈與今委巷惡少無異先王禮樂之教不宜有此安在其爲好色而不淫也治毛詩者恒曰二南見夫婦之倫君臣之分又曰麟

趾關雎之應也騶虞鵲巢之應也愚竊以爲君者臣之綱也夫者婦之表也作詩者欲述臣賢何不先之以君德欲彰婦順何不冠之以男教而瑣瑣於閨帷衽席之談何其褻也麟趾以喻公族其仁厚近之矣騶虞以不殺爲瑞而引之以興一發五縱之慘何其不倫也夫二南之化雖文武成康世德所致亦由周召足以宣之故變風之終周公變雅之終召公與二南相爲包括寄意深矣當是時二公所以夾輔贊襄者考之詩書何所表見其於二南之化何所裨益也茲欲究始基之義以免面墻之譏何由而可禮云成王追念周公而賜之重祭郊社禘嘗而中庸亦曰郊社所以祀上帝也禘嘗所以祀乎其先也然春秋所書或曰有事或曰大事其義何分傳曰有事時祭也大事大禘也又曰義在禘則稱禘義不在禘則稱事其說然與仲遂卒而猶釋傳謂失禮是矣然仲遂弑君曠而不討其沒也春秋猶以大臣之常禮待之何哉叔弓

卒而去籥傳謂合禮之變是矣然禮大夫卒而君當祭不告穀梁則以爲古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是乎否也用致夫人或謂成風或謂哀姜從祀先公或謂順閔僖之位或謂祔昭公正月而烝揆之夏正時矣此何以書八月而嘗譏先時也或謂不易災餘其說孰當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而傳以爲成王之賜然晉人亦禘以寡君之未嘗禘祀則成王亦以之賜晉乎闕宮之詩魯之禘樂也而曰白牡騂剛

龍旂承祀夫白牡殷牲也何所取於周公龍旂諸侯之所宜建也何以明其爲僭社土神也通於有家嘗廟享也通於適士必君賜而後舉則列國之不賜者皆不得舉乎嘗之與烝均爲時祭故曰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然成王賜之嘗而不及烝豈以烝爲稍輕也此皆傳義之未明者亦曾有稽古之心乎

類族辯物而正名之人道之大經也然其稱謂之間徃徃混而無別母之舅弟爲舅詩曰我送



舅氏是也而婦謂其夫之父壻謂其妻之父皆曰舅父之姊妹爲姑傳曰姪從其姑是也而婦謂其夫之母與其夫之姊妹皆曰姑姑舅之子爲甥詩曰展我甥兮是也而婦翁謂其壻謂妻之昆弟之子皆曰甥來孫之子爲舅孫汲書曰不窋之舅孫商書曰垂裕後舅是也而弟謂其兄亦曰舅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傳曰蓋舅出是也而謂祖父之所由生亦曰出嬪婦官也而謂其亡妻亦曰嬪禮曰生爲妻死爲嬪私旁淫之詭稱也而謂姊妹之夫亦曰私詩曰譚公維私若此者豈禮之缺畧而未備與抑聖人自有深意於其間而今失其考也至於命名之義則父爲矩母爲牧舅爲父姑爲故考爲成妣爲媿兄爲况弟爲悌姊爲咨妹爲媚夫爲扶婦爲服妻爲齊妾爲接子爲孜孫爲順女爲如甥爲生嫂爲叟先儒皆有成釋果得聖人命名之義乎否也

易以道陰陽而始復者陰陽之所始也乾坤者陰陽之所終也復曰天根姤曰月窟乾曰易知坤曰簡能其義何居說易者徃徃言聖人扶陽而抑陰矣然陰陽遞代勢若循環其至也不可禦其去也不可留聖人既不能展力於禦留而營情於扶抑何其迂也况乎陰陽者天地之良能萬物之根柢也匪陽弗生匪陰弗成是以先王順天道釐地理平分四時考中立準以爲民極於是乎有迎寒送暑之祀布德慎刑之政繼

長增高閉關塞徑之法齋戒掩身屏色薄味之養何憎於陰而何欣於陽使如說易者必扶陽而抑陰也則將乾長闢而不翕坤長闔而不舒然後可乎然則羸豕之孚包瓜之隕履霜之戒龍戰之惕何憎于陰而爲此冲冲也

羲和司天之官也璣衡測天之器也故二典重之夫自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其後三苗亂德而堯德育之絕地天通卽羲和之職也故揚子雲曰羲和重和近黎

則和氏乃治民之官矣而堯典同于司天何哉  
史記曰重黎爲帝嚳火正命曰祝融則重黎爲  
一人而左傳稱少昊有子曰重顓頊有子曰黎  
則又二人而各族胤征云羲和酒淫廢時亂日  
則羲和爲一官而堯典以羲氏主春夏和氏主  
秋冬則四人而各職何其舛與古今言天體者  
三家宣夜絕無師說周髀其術具存而多所違  
錯獨渾天之法至今守之所謂璣衡之制於渾  
天何所合也蔡邕嘗論周髀矣而楊子雲發八  
難以排之虞喜嘗主宣夜矣而葛稚川明渾天  
以哂之其說何所考見渾天之出最後自洛下  
閎營之而耿壽昌成之其圍徑之度蔡傳引之  
可舉也試爲我誦之

讀詩者多識於禽獸草木之名矣百彙千品誠  
未易于更僕也姑聊舉而詢之獸者守也則禽  
之義何居木者冒也則草之義何取易曰田有  
禽則禽可以兼獸矣而或謂獸亦可以兼禽書  
曰五行一曰木則木可以兼草矣而或謂草亦

可以兼水其說可得聞與至若樹萱何以在背  
采蠹何以陟丘尾大何喻于椒聊逮下何比于  
樛木瓜跖何以頌胤羨葛藟何以刺宗姻稼穡  
重糝其種何分螟螣蟲賊其害何辨椅桐梓漆  
何以爲美材榴鬢灌栲何以爲惡植棗扈竊脂  
也而或以爲淺白之色蒲盧螺贏也或以爲蒲  
葦之稱流離瑣尾之衰容而或以爲鳥騶虞仁  
厚之瑞獸而或以爲官脊令何以狀兄弟鴛鴦  
何以刺無常鸛何戀于蟻封魚何嘉于丙穴馱

卵生契稗官之誕說也而商詩載之鷦鷯化鵬  
莊生之寓言也而周詩符之差馬之法三駟馬  
之色十有六白牡駸牲也何以薦於周公象齒  
楚產也何以紀之魯頌此雖區區而各有深義  
試條刺而陳之夫自爾雅作而詩之名物稍章  
嗣後有爲之疏者箋者圖者解者博者埤者翼  
者互有得失今欲考其謬而正之以副孔門多  
識之教當以何書爲主也

孔子作春秋而意指不宣門人弟子各以其所

傳聞爲之臆說然亦互有得失不可偏廢也今  
之學者專主胡傳而公穀左氏諸家之說罕能  
旁通竊所不取先儒之論有曰公穀經生也左  
氏史官也或曰學經以傳爲案則當閱左氏玩  
辭以義爲主則當習公穀或曰文定義理雖正  
而持論穿鑿牽強過當何以徵之左氏以鬻拳  
兵諫爲愛君周鄭交質爲無信穀梁以妾母夫  
人爲禮衛輒拒父爲尊祖公羊以祭仲廢君爲  
行權以襄公于泓之戰擬文王桓公復九世之

雖爲義此其失之較然明者然其格言精思殫  
我後人未必非洙泗之遺響也試各舉一二以  
表明之胡傳以新城之戰濟河之後謂春秋以  
常情待晉侯王者之事責秦伯其說然與謂孔  
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則又公穀諸家  
之所未有者且以孔子之作春秋也將杜私門  
而竊竊筆削之手抑請命於魯君而公爲之也  
使不請命於魯君而竊竊筆削之則陽虎三桓  
將執犯官之律以加孔子如其請命於魯君而

公爲之則亂名改作又舉國之所通駭也况乎夏五郭公之缺甲戌己丑之疑且不敢身質以改况敢以夏時冠周月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其文則史以夏時冠周月史乎否也

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孔氏之門若子張子游善爲容矣而曾子子夏則以忠信之資博習詳審其所詰難皆無乎禮之禮也可謂協諸義而協矣檀弓一篇不著作者名氏果誰爲之其所載雖未皆

中亦庶幾無乎禮之禮者若孔子之喪疑所服而子貢決之伯高之赴疑所哭而賜氏主之既除喪而受吊練冠垂涕則簡子瑕行之既祖奠而受吊填池反柩則曾子解之季札旅喪其子而斂以時服國昭子母喪及墓男女同位伯魚喪出母而子思則不使其子喪出母獻子旅歸四布而子柳則班諸兄弟之貧者頽湍之喪饋祥肉孔子彈琴而食之季桓子寢疾疇固不脫齊衰而問之喪其親而孺子哭哀矣孔子以爲

不可繼速反而虞禮也孔子以爲不若其反也如疑子夏除喪彈琴不成聲子張除喪彈琴而成聲孔子旣祥而五日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敬姜之哭穆伯以晝文伯以夜子游裒裘而吊旣小殮而襲裘凡此數端皆有精義必專經之士所熟講者其爲我折衷之

策會舉儒士

楊子有言通天地人而後謂之儒也夫陰陽者天道也剛柔者地道也仁義者人道也陰陽運

而七政列八風至四時分矣剛柔布而四瀆流五岳奠九州宰割矣仁義根於心而三綱綜六紀理矣其名其義其纏次之度其遞代之期其淳峙之所其沿革之制其敷弼之典具於經傳者可考也如以爲通斯數者而卽謂之儒也則一該洽之士能之如以爲必兼其事而通之也則雖以舜禹契臯之才而或在璿璣或平水土或敷燹倫或明詒禁各守一職而不相攝然則數聖人亦不得謂之全儒乎否也

策讀禮諸生

先王制禮降則於民其儀文器數隆殺纖悉如規矩準繩不可易也沿習既久失其本初賢者建議而改作僭者躐等而遂私以故舊典恒文寢寢泯數君子惜之故於禮樂之變必因事紀錄以識元真見於禮經者可考也故廟之有二主也喪之有二孤也庭燎之百也大夫之奏肆夏也天王下堂迎諸侯而大夫之享其君也大享而廢夫人也公廟之設於私家也夫人之不

田叔木集卷十

十一

命於天子也宦於大夫而爲之服也玄冠而紫綏朝服之以縞也喪冠之衡縫也魯婦人之髻而吊也邾婁之復以矢也殯帷而哭擊巾而飯也無爵者之不得杖也葬之祔也下殤之殮以棺也士之有誄也喪擯之由右也練冠以喪慈母也同母異弟之相爲齊衰也孔子之不喪出母也斯數者皆變也然有變而適中者有變而戾正者非精義者孰能察之昔者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則善殷殷旣封而吊周反哭而



吊孔子則從周然則義者禮之實也協之義而  
協而禮之從違可斷矣試隨事而折衷之以竊  
附孔子斟酌二代之意可乎

策浙江癸卯科第三場應試諸生

問十三經註疏行於世者久矣廣矣總群書而  
錄之爲經始於何代易宗輔嗣而江南疏義率  
本玄虛書祖皇甫而河朔註釋咸歸淺畧毛詩  
箋於鄭氏爲之疏者七家孰爲特達左氏明於  
元凱爲之疏者三家孰爲辯博公羊傳次何休

之學也其師作論解疑反致敗績穀梁集解范  
甯之家傳也而所附名例未必通方儀禮五傳  
而後暢鄭賈註疏其義已明復有爲二百一十  
八圖以附之者周禮歷後漢而始行或信或疑  
其議不一復有爲十論七難以詆之者禮記二  
戴分門而南北異派其獨尚皇熊何也孝經百  
家遞述而古今異本其更相譏駁何也論語集  
解於何晏而義說孰宗孟子註於趙岐而音釋  
孰勝爾雅或言周公所作或言仲尼所增郭景

純乃言興於中古隆於漢氏何以證之至唐孔穎達著作正義博采前聞而於諸儒多所譏駁亦自有見其大指可揚確乎否也

詩序

張嘉猷問曰朱子去序說而談詩漢唐諸儒牽合破鑿之疑什蠲八九自謂獨見而先儒馬端臨歷詆其失以爲序說終不可廢似有折衷不知竟何所從也答曰序說之不足依據豈直朱子評之鄭漁仲蘇子瞻之徒已嘗病之矣蓋漢

初談詩者四家而毛公最後自謂源流出於子夏而諸所援引多與經傳符合訓詁又獨詳明是以三家浸微而毛詩獨著後之學者宗之日益膠固先入之說橫於父師之耳提寧疑經而不敢悖傳朱子操卓見以排群議一洗而更之摧陷廓清之功可謂大勇第惡序之心太過而指摘辯駁未盡和平至舉鄭衛之詩悉歸淫謔似於孔子削詩之旨不能不起後人之議也夫事之無據者易騰兩可之見而攻人已甚

著多執偏勝之辭今毛公之序詩與朱子之釋詩皆未得詩人之面命也故其論各有所持若又以疑似之心而妄爲決擇是猶慮無案之獄聽無證之詞雖則平反終非閱實矣夫詩言志者也古人作詩必有柄言第不若今詩撮取篇中大意以命題所以作者之原韜諱而無所考見其間亦有直叙其事以成篇者則若甘棠之頌召伯定中之舉楚丘株林之從夏南南山之斥齊子韓奕之美韓侯十月之交之刺皇父是也有既叙其事而身舉其名者則若巷伯之稱孟子烝民之稱吉甫節南山之稱家父是也有詞雖鋪張而意旨不顯必待他書而後見者若鴟鴞之見金滕北山之見孟子那昊天成命之見國語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載馳之見左氏是也如此等詩雖無序說而可通者也有托興高遠未易探測者若采芣蒹葭鶴鳴甫田是也有隱約其詞引而不發者則若二子乘舟還盧令羔裘是也如此等詩雖有序說終不可強通者

也至於關雎稱于孔子白圭復於南容豈風小  
弁辯於孟子緇衣表於戴記但舉其辭而不原  
其事無所指歸大抵古人學詩得意於言外脫  
畧其詞而超悟要妙初不拘泥於柄旨之所存  
也故衣錦綉衣本以美莊姜之態爾而因以發  
爲已謹獨之學深厲淺揭本以刺淫奔爾而因  
以譏相時行止之義綿蠻黃鳥止於丘隅行者  
之慨嘆爾而因以推物各得所之象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旅人之覽興爾而因以諷見賢思齊  
之感斯皆曲暢旁通斷章取義初不拘柄旨之  
所存也夫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僅存  
而章句已失獨外傳十卷其所引詩率皆斷章  
取義深得古人學詩之法卽如漢人引詩亦多  
別釋其端不本序說蓋詩之要妙不係於序說  
之有無也至於訓詁之密莫如毛詩是以其箋  
獨傳然則毛詩之重係訓詁不係序說也况乎  
序說又未必盡作於毛公或出於國史之采錄  
或出於講師之傳授故有重複支離附會牽合

若渭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並存騶虞之  
及蒐田以時行葦之引憲老乞言求之篇中章  
多背戾是以不能不起後人之摘駁也朱子集  
傳多從夾浹詩傳辯妄中得之而言關雎則取  
之匡衡以栢舟爲婦人之詩則取之劉向笙詩  
有聲無辭則取之儀禮上天甚神則取之戰國  
策何以恤我則取之左氏抑戒自警昊天有成  
命道成王之德則取之國語陟降庭止則取之  
漢書註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

休思彼岵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則證楚  
詞而毛詩小序什去八九信乎超脫儔伍而不  
徂常襲第其惡序之心太過而一槩攻之若元  
祐變熙寧之法雖善者亦在所罷故如鄭風之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小序以爲世亂而君子不  
改其度焉其意甚美而必爲淫奔之詩王風之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小序以爲賢人  
不得志而仕於伶官與簡兮同意而必以爲室  
家思夫之作此何解也且二詩者柄旨既無所

考見卽如序說猶足以存禮義於衰亂昭賢達之憂勤改曰淫奔室家之辭於道何所光耀而必欲捐成說而任獨見此則朱子之過也

甲戌巳丑

甲戌巳丑春秋所書陳侯卒日也左氏以爲陳亂再赴故再書之公羊穀梁以爲陳侯以甲戌日亡巳丑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皆臆說也春秋于外諸侯卒必因其赴告之策而錄之故有卒于春而書于夏卒于今年而書

于明年者所以謹聞喪之始也使陳侯果以甲戌亡巳丑得也春秋必當別而書之不當混爲一刺使若以陳亂而再赴也則魯之君臣必且因其來使以訊其實著之魯史又不當舉二日以包之也要之陳侯之卒其日固不可考而甲戌巳丑之中必有錯文斷簡如夏五郭公之類非春秋之本筆也况乎以曆數推之則是年正月不當有甲戌故杜氏以爲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夫春秋雖無事必舉四時桓公四年秋

冬獨闕安知甲戌之日別有系事爲去年所書  
而今亡矣吾故曰必有錯文斷簡非春秋之本  
筆也

日有食之

日有食之者蓋上古之遺言也而春秋因之所  
以重天變警人心也夫日食之說曆家以爲月  
掩而然故雖千載之遠而躔度可測其爲月掩  
無疑矣然聖人何不明言月掩而曰日有食之  
其詞若不勝其驚異然者吾是知其爲上古之

田叔禾集卷十

二十六

遺言也蓋上古之時曆數未定太陽懸象闕然  
不見其形于是君子相與駭于朝曰日有食之  
矣小民相與駭于野曰日有食之矣日御之官  
執簡牘而書之曰日有食之矣迨乎黃帝堯舜  
之時測步已明璣衡浸備然後知其爲月掩爾  
聖人以爲陽德險微可謂大變故因下民駭懼  
之情而制爲救護之禮尚書所謂鼗鼓嗇夫  
馳庶人走則其洵洵皇惑之容猶可想見而君  
臣上下莫不省咎滌愆以修德業仲尼曰是可

也  
以爲訓故因舊文而不革所以重天變警人心

請討陳恒

聖人不爲不可爲之事故未嘗姑爲矯世之辭  
夫聖人之欲有爲於天下也必周以自審而詳  
以度人周以自審故謀中機宜而詳以度人故  
動無顛躓是以義有可爲而時不可爲聖人不  
強也時有可爲而義不可爲聖人不冒也故曰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苟力義之不度而冒且強

田叔禾集卷十

二十九

焉徵危亡而莫救聖人不如是之戇也苟度矣  
知其不可爲而姑爲媿辭以矯世曰吾以陳義  
而已夷考其實而卒不可行聖人不如是之誣  
也孔子請討陳恒其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  
與者半以魯之半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聖人審  
已度人欲有爲於天下之定策也使哀公用其  
言以討賊舉魯國而聽命焉則其所以勝於齊  
以興東周之業者此其權輿矣程子以爲此非  
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



之志必將上告天子下告方伯率與國以討之  
至於勝齊乃餘事也豈較齊魯之衆寡哉是不  
然夫魯爲齊弱久矣孔子非不知也知不可勝  
而犯難以強其君輕社稷以借一是戇以危國  
也知不可勝而姑爲之辭是誣以徼譽也二者  
孔子不居則其所以決勝於齊者有定策矣故  
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然則不克而戰固聖人  
之所不爲也武王伐紂亦曰商兆人離周十人  
同故較衆寡以爲師亦聖人所不諱也而何獨

致疑於齊魯之間哉况其時周室衰微駕空名  
于六服前乎此而弑君已莫敢誰何矣是天子  
無可告也桓文徃矣吳楚爭雄惟利是角是方  
伯無可因也二者皆不足倚仗而欲孔子爲之  
亦已難矣湯一征自葛始而伊尹曰朕載自亳  
亦未嘗告天子而因方伯也君相以義斷之爾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夫魯周公  
之胤也輔而植之以爲天下義主事無不可而  
又以討賊興其名正矣故孔子翼翼焉思以圖

之而其所以決勝於齊者殆以此爲托始焉爾  
或曰仲尼之憂不在齊而在魯其警慕逆也義  
不在陳恒而在三家是不然弑君天下大惡也  
討賊天下大義也以天下之大義殪天下之大  
惡事莫有順於此者誅其君而弔其民告成事  
於天子選姜氏而立之人皆曰魯非富齊也正  
君臣之義也則三家者可不治而自讐矣非孔  
子之所憂也惜乎哀公莫之用也是以春秋之  
作感於獲麟而陳恒之事絕而不書甚矣重傷  
其心之不得有爲於天下也

放鄭聲

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愚謂鄭聲非鄭詩也夫  
人情動於中而聲生焉聲成文謂之音比音而  
被之歌舞管絃極其形容謂之樂然則聲者樂  
之主也邪正之所由也故樂有五音音有六律  
六律之外變爲淫聲於是乎有繁手雜弄縈喞  
嫚引依竊律呂窮巧極妙務以悅人者惟鄭爲  
最故孔子曰吾惡似是而非者惡鄭聲之亂雅

也夫樂一也而中正則雅多哇則鄭故詩雅矣  
而以鄭聲出之則病乎詩雖清廟不足聽也詩  
淫矣而以雅聲節之則病乎樂雖后夔不能飾  
也然則雅鄭之不相爲用也較然矣是故温平  
宣毅春融委蛇大不踰宮而纖不越羽聽之泊  
如也察之淵如也可以感物通靈祛私雪垢者  
雅之度也姚冶儇媚繁縟繽紛含煩寃而綦顧  
慕聽之郁如也察之鄙如也使人心亂神馳淪  
落廉耻者鄭之流也是故聲相似也而邪正異

焉非聰者莫辯也然雅之感人也舒而鄭之蕩  
人也速是以當世尚之而鄭之交鄰往往以伶  
人爲上賂如師蔑師慧師慳師觸師蠲之徒皆  
以擅名列國聖人懼其傳之蔓而害雅敗倫也  
故曰放鄭聲鄭聲淫如直以其詩而已則習其  
句讀嚼然自與二南殊科雖童子不惑也而何  
以曰似是而非若朱紫苗莠之難辯也况乎鄭  
衛之詩亦伯仲爾而孔子斥鄭獨甚求其說而  
不得則曰衛風男悅女也鄭風女悅男也以此

爲鄭衛之短長何以異於賢偏袒於裸裎也故  
鄭之爲詩若東門溱洧諸篇其爲淫亂無疑矣  
然其他亦有明得失哀刑政發乎情止乎禮義  
者可見天理之猶存而人心之不死也故季札  
博雅君子也於歌鄭則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  
堪也韓起賢大夫也於六卿之賦亦曰鄭其庶  
乎保家之主也使其果皆淫亂之辭也則君子  
必羞稱焉柰何乎以卿大夫之交衣冠之列樽  
俎之間而以委巷閨第戲謔之言行之歌詠也  
吾故曰鄭聲非鄭詩也

田叔禾集卷十

三三

子見南子

傳言孔子歷聘七十二君而不用其事無稽要  
之孔子居列國惟衛爲最久蓋列國之君無如  
靈公善用入者故孔子拳拳焉庶幾一遇然終  
不肯一屈其身以枉其道故卒扞格而不投南  
子雖淫行而其才識機警亦有大過人者當其  
時必與聞國政而靈公每傾聽焉觀其聞車聲  
而識蘧伯玉則其一時評品群臣必有以啓發

靈公之昏曠是以公子渠牟慶足史黶祝鮀王  
孫賈之屬亦一時名士皆得各安其位以展其  
才而靈公賴以不喪者未必非南子之力也况  
孔子又其所素聞而敬慕者故其言曰四方君  
子與寡君遊者必見寡小君觀其言可謂明禮  
好賢者矣况君子之適異國也有見寡小君之  
禮而南子又復以其意先其辭順其禮恭其導  
達殷勤者非一日孔子安得而峻拒之也然則  
孔子久居于衛其事雖無所考見而維持慰薦

必南子之力居多是以次乘而行招搖于市而  
孔子安之蓋必有深意于其間者孟子曰爲之  
兆矣兆足以行不行而後去此孔子見南子之  
心也或曰然則孔子固將因南子以求仕與曰  
非也彌子瑕得幸于靈公其用事猶夫南子也  
彌子瑕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而孔子不從  
曰得之不得有命夫孔子既不肯因幸臣以求  
進而肯託跡于婦人哉是以決不肯一屈其身  
以枉其道故卒扞格而不投而孔子亦曰予所

否者天厭之所以自白其心決不因南子以求  
仕也

定于一

梁襄王憫七國之亂而問於孟子曰天下惡乎  
定孟子曰定于一予蓋深服孟子達古今之變  
而知封建之法決不可行也夫封建之法自黃  
帝堯舜至於三代之隆未之有改也非聖人之  
不欲改也欲改之而勢有不可姑亦仍其舊而  
已何者生民之初賢不能以相從必求其人賢

於我者以爲宗力不能以相屠必求其人力於  
我者以爲長宗長之形立而封建之法行然則  
封建之法非聖人所能區別而創爲之也亦順  
天下之勢而姑存之爾今夫十步之內必有豐  
草一哄之市必有魁駟魁駟者一市所賴以安  
者也爲治者因其所賴以安者而表章之以統  
其衆而寧其居然則公侯伯子男之於其國亦  
猶魁駟之於市也此封建之所由始也然封建  
之法使國有專土而主有私臣夫國有專土則

尺寸之利其勢必爭主有私臣則牙爪之雄其勢必角夫使人有爭角之心而上失駕馭之道則智力之士得以交構其間而征伐之禍不息征伐之禍不息則強者勝而弱者滅巧者裕而愚者奪其勢不歸於一統不止也一統之治合而郡縣之法行郡縣之法行則人無專土故見利而不爭主無私臣故雖雄而不角盈縮與奪惟上所命而臣不得與焉善於其職則厚其祿而遷其官民得蒙撫字之仁不善於職則易其人而付之能者民不被戕賊之禍然則郡縣之法所以救封建之弊而貽萬世之安者故欲行郡縣之法於秦漢之前聖人不能也欲復封建之法於秦漢之後聖人不聽也善乎柳子厚有言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公天下之端自秦人始可謂深得孟子之意而達古今之變者矣世之儒者非之而曰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亦迂腐之說也

裨官小說依託往昔而附會其辭者莫盛於戰國孟子排橫議而操獨斷以祛解群惑九事之有害於義而損於聖賢者雖眇必辯若伊尹之割烹百里奚之自鬻瞽瞍之朝舜是也事之有害於義而無損於聖賢者雖鄙亦姑置之若舜之焚廩浚井是也夫象之謀欲殺舜誠有之而焚廩浚井琴朕弑朕二嫂治棲之說陋隄不經其誣明甚而孟子不之辯且從而和之若真有是非者以其事不足以損舜而益以揚舜而張之故不之辯司馬遷之作史記也總輯群籍而馳騁終古三皇五帝以及孔子諸所紀載率恠瓌竒譎紛然無所折衷何筆削之漫如也大抵才高者多博覽而明道者有真識司馬遷有孟子之才而乏孟子之識故是非謬於聖人孟子才甚富而識以將之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